

◎屍陀林

禿鷲在等待。

整片山坡如環形劇場，分作兩個半圓，一面是鷲，一面是人。禿鷲區盤踞數百隻威武大鷲，安靜凝神，正上方的青空還盤旋著一叢叢未降落就坐的鷲群，藍天佈滿黑點，每一點都是一隻鷲。又一會，彼此說好似的，一隻接一隻俯衝而下，瞄準自己的位置，停下便不再動，彷彿對號入座。沒有一點聲響，沒有推擠爭奪。目光如鷹（牠們本身就是鷹），眼神看向同一方向。

人類區，五顏六色，喧嘩不止。陽傘、扇子、遮陽帽、防曬衣全副武裝，仍喊著熱。高原夏季，溫差三十度，白晝穿紗，夜穿棉襖，此處全無遮蔽，陽光無條件無差別盡灑大地，本是恩寵，現在成了苦行。捱不住苦，先從嘴出，從好熱到他媽的怎麼這麼熱，從好久到他媽的怎麼這麼久。雖是聖地之旅，穿洋裝花裙拍高原美照的網美觀光客大有人在，揮來轉去的自拍棒加東突西竄的傘骨，終究引來口角。這些都是人間常態，只願他們隨意拿來搨風或墊在屁股下的不是經書。茉莉低聲苦笑說。

在或坐或蹲或站的人類區行列間，有一兩位戴牛仔帽穿藏族傳統服飾的纖瘦女子，筆直站立，姿態優雅，面貌姣好，持著小巧的擴音器，像值星官般維持秩序。不像典型的志工、導遊或工作人員，亦不似慈眉善目的漢地師姐，有點像被挑選過的，像金馬獎典禮上遞獎座、或總統就職典禮上遞麥克風那些金釵。對，最精準的形容即是，被挑選過的。要不是得領著我們這兩個新來的，連美雅想，茉莉應該也會成為其中之一。

連美雅和謝安得跟著茉莉來到這名為屍陀林的天葬場。據說原本只有一片荒地與一個天葬台，經年血水與人油滲入泥地，人來人往腳下踐踩。最近幾年才重新整修，蓋了停車場，鋪了水泥地，還設計了六道輪迴圖浮雕、閻羅王殿、骷髏宮殿，如一座生命教育示範園區。然而重頭戲仍是每日下午一點半上演的天葬實景，雖無售票，但排排而坐的眾生仍是觀眾，等待啟幕，等待好戲登場。

時間已過，連美雅三人站在人類區外圍，正確地說，是慢慢地被不斷湧進的人群，擠到了外圍。茉莉教他們，什麼都不懂就別動心起念，專注在噶瑪呢唄美吽六字大明咒。跑掉了，就再回來。好吽，噶瑪呢唄美吽。好熱，噶瑪呢唄美吽。好久，噶瑪呢唄美吽。噶瑪呢唄美吽、噶瑪呢唄美吽、噶瑪呢唄美吽。

遠遠地，看得到僧人、天葬師與家屬內外走動，除此之外全無動靜。連美雅心想，將被肢解餵食禿鷲的身體，應該都在以鐵皮圍起來的天葬台裡了，就網上惡補讀到的程序，現在應該是僧人正在為亡者念經祈福修法。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坐在前排的幾人忽興奮鼓譟，人類區一陣騷動，禿鷲仍如如不動，連美雅禁不住好奇張望，順著眾人的目光與手指看去，一具簡易棺木正

被抬進來，血水摻著腐肉的氣味，由下方飄了上來。喊臭的、掩鼻的、戴口罩的都只能忍，因為，禿鷲仍在等待，意即時辰未到。連美雅當作閉氣訓練，憋到受不了了，再急急換一口氣。棺木繞過白塔三圈，被抬進天葬台。

陸續又抬進來幾具棺木，氣味不再是氣味，而是完全取代空氣本身，無條件無差別鋪天蓋地，不呼吸都聞得到。高原的藍天與大朵白雲依然明淨晴爽，但空氣變成了固體，是摻著血水與屍水的腐爛肉泥，塞進尚有感官知覺的活人身體的所有孔隙。連美雅有點暈眩，茉莉扶住她，在她掌心滴了兩滴檜木精油，她當作救命繩使勁嗅吸，可以維持幾秒，換氣，再幾秒。

再來的，沒有棺木，僅是一條白色裹屍布，以繩索縛綁，抬屍人前後拉著繩子，繞塔三圈。再來，是一只大型垃圾桶，兩人抬著，繞塔三圈。來的路上茉莉說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天葬的，必須是極有福德的人，才能夠把自己最後的血骨肉做最後供養。無論如何死去，無論肉體如何被裝盛，他們將要做出此生最後的布施。

一共二十來具，據說，是近來最多的一天。鐵皮圍牆的高度，正好擋住了亡者，但，仍可清晰看得到戴著禮帽的天葬師手起刀落，聽得到骨頭迸裂的聲響，禿鷲們像演練過無數回，一排一排有秩序地小碎步前進，像是助跑。天葬師手一揮，如吹響哨子，整片山坡上的禿鷲起飛直衝天葬台，鐵皮四方圈起約莫十公尺見方大小的區域，瞬間塞滿黑褐色羽毛。

人群慢慢散去，氣味仍然濃烈，每個離去的人身上都沾染了一些。好多人鼻孔塞了兩管衛生紙，不分男女老少，連美雅轉頭，看到謝安得臉上不知何時也多了這個裝備，看上去是滑稽的，她卻笑不出來。

據說禿鷲是空行母的化身，是女性護法，象徵慈悲與智慧，來幫助亡者捨棄對肉體的執著、捨離人我分別，隨著禿鷲再次展翅翱翔於蒼穹，亡者的靈魂也得以安詳飛昇。連美雅等待著目睹那一刻，但禿鷲，空行母，祂仍在吃。

司機打來電話，要他們加快腳步，否則待會出不去。他們跟著散場的觀光客慢慢往外走，由山坡下到六道輪迴浮雕與閻羅王殿，下樓梯時連美雅踩空了一階，跌坐在地，昔日滲入地底的氣味全往她身上包圍，直竄內臟，她忍不住乾嘔起來。

茉莉和謝安得扶著她蹲到角落排水溝，茉莉拍著她的背，「能吐的話，吐出來會好一點。」

連美雅試著張開嘴巴，把她恐懼的厭惡的無法接受的一切都裝進被屍臭塞滿的空氣，深吸一口，從喉頭持續加壓至胃壁，一股反作用力從胃裡倒抽，明明午餐吃了不少，連美雅卻只吐出了一點點水和泡沫。

她再努力一次，讓乾嘔的聲音與禿鷲粗嘎的叫聲連為一體，彷彿空行母的力量加持，幫著她把身體裡那些腐肉氣味、吃過的食物、學過的知識、快樂悲傷的記憶、父母兄弟、冤親債主、此生的人物設定一股腦往外拖曳，她嘔了一次，又

一次。

「吐了嗎？」溫柔的兩位旅伴問。

連美雅顯然神情氣爽許多，擠出一個微笑，搖搖頭。

「只是泡沫而已。」